



# 遇见潮曲“网红”

□郭锐君 (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18级汉语言文学学生)

农家人最喜欢的生活模式，大概就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依田地而居，生活和种两两不误。林大爷便是如此。

他七十岁了，头发花白，脸上长满崎岖的皱纹，仍整天向倦在田地里，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除草、拔菜。

谁也想不到，这样一个老农民，竟成了“网红”。

视频里，永远是绿色的田野，他的声音，则像风，在无边无际的绿色中流动，时而铿锵如雷，时而悲壮如山，时而温柔如水；该悲感时哭泣，该得意时大笑……情绪表达一点都不吝啬。懂潮曲的、懂腔调的人无不感叹其有力的音色，可是谁也没有见过唱曲的人，有网友甚至调侃他是“不露脸的网红”。

“我长得不好看。”老人笑着露出参差不齐、带有茶渍的牙齿，“我只是想把声音带给喜欢潮曲的朋友。”这是老人对于视频不露脸的回答。

“来，喝茶。”顺着老人手的方向，我注意到，红褐色木式的茶盘，山水刻案清晰入目，砂红的茶杯在热气的回萦中显得格外协调。我忽然觉得，弥漫的茶香是这个老人该有的味道。

老人喜欢潮曲，最初却不是因为他感兴趣，而是他的老伴喜欢。用老人的话讲，那是一个愿意用一生去热爱又没有时间享受的人。说起老伴，老人抬头凝望着挂在墙上的黑白遗像，嘴唇微微颤动。那是老伴留下的唯一影像了，如果不是有个画像的传统，可能这个妇人一生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

老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，没有电视机，不过有剧院，只是要花钱。偶尔村里会请来戏班子。但是要劳作，加上孩子缠身，老伴从来就没有好好地、舒舒服服地看完一部潮剧。后来有电视机了，每周五晚上等到所有人都进入梦乡之后，老伴终于可以静静地

坐在屏幕前，开着尽可能小的音量，直到电视台待机，常常是零点之后。

“那个时候我是不能理解的，甚至有时候语气不友好地笑话她……”老人顿了顿，似乎在回味某个夜晚，老伴伴着微弱的灯光在屏幕前观剧的情景。

“直到十年前，她走了。我总觉得丢失了什么，却又说不上来。直到熟悉的潮曲响起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原来这个曲调已经在我的心里了。”

老人将手中的茶水一饮而尽。他说，从那以后，他便开始看潮剧、听潮曲。慢慢地，无需刻意，曲到嘴边就可以唱出来了。

“我很幸运，在我喜欢上潮曲的时候，孙子已经长大懂事，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我所喜欢的事情……”老人沉默了，大概是替老伴感到遗憾吧。她好像一生都没为自己活过呢。

当提到老人是怎么想到要将自己唱的曲子发布到网上的时候，老人笑了，笑容里掺杂着些许难为情。老人之前其实从没有想过要这么做，不过是偶然的一天，他的孙子听到爷爷在唱曲，便偷偷地录下来，上传。

“你不知道，那个臭小子，有一天突然很兴奋地跟我说，他视频的播放量和点赞数创下历史新高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也特别惊讶，原来看似过时的东西还有很多人都热衷呢。”老人抿了一口茶，脸上满是幸福。

于是，幸福的种子在老人的心中播下，生根、发芽，就像他经营他户外的农田一般，他开始向孙子请教，如何录音，如何发上网。

“我看到别人都是露脸展示各种才艺的，我想我这个老人就算了吧。后来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把镜头转向玻璃窗外的田地，毕竟那是我待了大半辈子的地方。”说着，老人起身，拉开半掩着的窗帘，瞬间，在阳光下闪耀的满田绿色，映亮了老人陶醉的脸。

我请求为老人照一张相，老人拒绝了。他还是那句话：“我长得不好看。”不过他提议我拍一张玻璃窗外的农田。

他说：“我这一生啊，已经与这块土地分不开了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《彩楼记》里面的穷书生吕蒙正说的一句话：‘风吹地，月点灯。’不知道的人肯定会觉得‘好有诗意’，但是他们不了解这句话背后的心酸，这样的场景发生，只是因为屋子破漏，风可以肆意侵入房间，月光也可以透过缝隙直入屋内。”老人叹了一口气，又缓缓开口：“相较于他，我是幸福的。我甚至可以刻意地实现这样的场景，只需要将这扇玻璃窗打开，风自然会进来，月光也可以倾泻进来。”

老人说完这段话的那一刻，我按下了快门。相机里的画面是静止的，似乎只有配上老人充满质感的声音，玻璃窗外的绿色才更有意义，更加有生命气息。

茫茫田野，绿色在浮动，那是风在吹。陌生人，当你听到除了风以外的声音时，请不要急着嘲笑，可能是耕田人累了，在唱歌呢……谁也不知道，有人会在老人的那些视频里看到什么，找到多大程度的共鸣。也许只是一瞬间的感动，那便是“知音”。

## 征稿

“校园达人”版现面向高校学生征稿，稿件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，内容、体裁不限，每篇不超过2000字。来稿请投邮箱：ycwbqc@sina.com，邮件请注明“校园达人”投稿字样，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真实姓名、所在学校名称及院系和年级等信息，并备注作者本人的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码及建行或工行账号(如无此两家银行账号，也可提供邮件地址及邮编)。



# 读《红楼梦》有感(两篇)——

## 甄不真，贾不假

□邓昕玥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三(18)班

第一次读《红楼梦》，就觉得甄宝玉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角色。我知道曹雪芹喜欢玩谐音的游戏，例如甄士隐、贾雨村对应的“真事隐”、“假语存”。那么这两个耐人寻味的姓氏，是否也对应着“真宝玉”、“假宝玉”呢？

有人说，甄宝玉是贾宝玉的影子。因为他毕竟没有含玉而生，他的故事更像我们现在常说的“平行世界”，即另一种可能性下存在的贾宝玉。同样是生性顽劣的富贵公子哥儿，同样从小被女孩们围绕，甄宝玉却在一场重病中梦见太虚幻境后性情大变，抛开淘气，立志功名，认真读书，以至于后来被贾宝玉认作是一个只会追名逐利的“禄蠹”。他与贾宝玉宛如两颗在天上并排划过的流星，最后落向了截然不同的远方——一些人猜测，甄宝玉最后重振家业，是曹雪芹渴望在他身上找到一点慰藉。但也有可能，说着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的曹雪芹只是不想让故事看上去这么简单。

关于贾宝玉的身份，历来还有一个话题引人争议，那就是大荒山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，究竟是变成了通灵宝玉还是贾宝玉本身？文中说，顽石“质虽粗蠢，性却稍通”，顽石下凡，是要享受温柔乡、富贵场的，所以它必须投胎成人。可书中另一些文字又告诉我们，贾宝玉的前世应该是神瑛侍者。我翻过《辞海》，“瑛”有“似玉的石头”之意；“似玉的石头”可不是假宝玉？何况只有这样，“还泪之说”和“木石前盟”才能在宝黛二人身上成立。

好一个假作真时真亦假。不论是顽石还是神瑛侍者，贾宝玉都是“假”的无疑。但他是假的曹雪芹吗？那么曹家的真实故事，其实是由甄宝玉来体现的？

我又翻阅过一些资料，发现早有人做过考证，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宁织造，接驾四次。而小说里的甄家亦如此，贾家反而只接驾过一次；曹寅两个女儿嫁到京城成为王妃，甄府的大姑娘、二姑娘也是同样；而

甄宝玉父亲甄应嘉谐音“真应嘉”，表字友忠，官名“体仁”，在官场上“一味的一心待人，反倒招出事来”，这与曹雪芹嗣父曹頫恰好吻合；曹雪芹十四岁被抄家，此后在科举仕途的正路上辛苦跋涉，多方干谒朝中权贵，像极了书中的甄宝玉。所以现实中的曹雪芹并未得到一个幸福结局，反而半世潦倒，蹉跎不遇，只得呕心沥血，把一场盛大的幻梦一笔一画地揭示给世人。

我很好奇从小享尽富贵荣华的少年曹雪芹，在遇抄家时会是怎样的心情？

往日的经历美好得像虚假的泡沫，眼前的世界冰冷残酷到不可思议，他无法逃脱。《蒋勋说红楼梦》里提到，曹雪芹著书之初，其实并未想给人看，后来写了一半陆陆续续有人翻阅，他想到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才在十年间修改，把《淫丧天香楼》等章节都删去了。如此一来，假语存下来，是为了隐去真事。曹雪芹也许是想告诉读者：甄家，代表我

曹家的真实历史，很抱歉我不能明着讲，但你可以去研究贾宝玉，只要你看懂了他的故事，就能知道现实中发生了什么。

但古往今来多少双眼睛，到底有没有把贾宝玉看透？唯一知道答案的人，已经再也不能回答了。所以蒋勋先生说，读《红楼梦》不是读一次就能得到什么启示，而是你每天都看，每天都否定自己前天的想法，才能产生新的体会，周而复始。曹雪芹也许从来都不只是单纯地写了一个故事，而是把“真”与“假”之间的关系直接交给了读者去体会。

哲学上有个问题：你如何知道自己此刻不是在做梦？遗憾的是，这个问题至今也同样没有答案。红楼大梦一场，我除了发出“甄不真，贾不假”的感叹，也想到或许我们应该像甄宝玉那样，开始为现在听起来好像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早作准备。至于这叫做“未雨绸缪”还是“杞人忧天”，又有谁能回答？

(指导老师 曾光)

## 梦回红楼，情结难解

□黄莘瑶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三(15)班

梦转红楼万千轮，终不忘，相思忆；泪洒贾府百十回，叹终身，苦别离。

小时候，《红楼梦》于我仅是冠着“四大名著”光环的文言文读本。它用词极为繁复，叫人翻开第一页就失了继续看下去的心情与信心——那书中尽是些晦涩难懂的长句式，谈何欣赏，谈何理解？

直到我长大一些，老师说：“读名著要品。每一个字，缺一不可，《红楼梦》的学问，大着呢。”我这才试着静心细品，从此沉浸其中，不可自拔。

林黛玉进贾府那段，出场时的人物描写个个精彩。最爱“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”的贾宝玉。在书中与宝玉初相遇的我，竟被他吸引得不愿翻页。我反复重读有关他的描写，心中的宝玉形象也越发清晰。我向来不爱看典籍翻拍的影视作品——怕

反差太大难以接受——可《红楼梦》却成了例外。当我看到欧阳老师演的贾宝玉时，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在贾府里无法无天的“混世魔王”，就是那个和黛玉初遇便似旧识的如玉公子，就是我心中那个不带瑕疵的贾宝玉。

纵观中华五千年，优秀的文学作品卷帙浩繁，但其中描写的女性大多不是为爱而活、为爱而死，就是依附男性而生，毫无自我，又或者是淫荡、粗俗，令人唾弃。我很感激曹雪芹，在《红楼梦》中大肆挥洒主写女性之美、之悲。

《红楼梦》开篇，曹雪芹说：“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校去，觉其行止、见识皆出我之上，我堂堂须眉，诚不若彼裙钗；我实愧则有馀，悔又无益，大无可如何之日也。”于是他写《红楼梦》，为了他的愧。他对“女人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

肉”深信不疑。作为对青春女孩的抽象概括，对生命本性(女性本质)的深度追寻，“水”被曹雪芹赋予了本体论的意义。他的笔端，宝玉唯一的希望和系念，就是那些如水的纯洁少女能尽可能地保持童贞，不要像那些嫁了人的女子一样“染上汉子的气息”，也不要“铁石心肠”。或许曹先生也曾有过这样的梦想，在大观园里，有志同道合的宝玉和众多浑然透着“天地光辉”的姑娘们终日相伴，岂不美哉？

但《红楼梦》始终是围绕宝玉这个男性来写的，只是宝玉从小就与别的男性不同。

他不仅“恶读书，好在内帙厮混”，甚至会在被烫手后还回烫他的女孩子疼不疼，他给丫头充役、甘心受丫头的气……如此贵公子，不似当时其他男性玩弄、奴役女人，而是充分地尊重她们，这是多么伟大的品性。但

他是不合时宜的。他的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社会整体价值体系相悖反、相冲突。无人能懂他的痛，黛玉等人也仅能通过爱他的方式，给他一个暂时的、温暖的安身之所。只是这“女儿国”终究不稳固，不足以撼动、改变现实，最终树倒猢狲散。

曹雪芹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是不协调的，他也看清了这种不协调，于是他写宝玉，并让带着他思想烙印的宝玉走向毁灭。这不仅是宝玉的悲，更是曹先生的悲，是那个世界的悲。

自古难解红楼梦。又或许红楼结，原本就埋藏在每个人的心中。不过一书，千人阅尽，自有万种思想。偶有起兴讨论者，往往惊于一书于彼此眼中之不同，各自对书的成见碰撞于一处，迸溅出最绚烂又经久不息的思想火花，便也是一件美事。

也罢，终究是，尽付笑谈中。



南国书香节 SOUTH CHINA BOOK FESTIVAL

广告

# 2021 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

## 百社新书荟南国

线上线下同步举办主题出版物展、“书香优选”精品出版物展、广东精品出版物展、中国出版集团精品出版物展。

## 百位名家荐好书

岭南文化名人、青春作家、少儿作家、阅读推广人联合荐书，在全省各地市开展主题讲座、沙龙、新书分享活动。

## 红色文化轻骑兵

举办“星火燎原”打卡活动：“南粤沃土铸伟业——中国共产党在广东”图片展；英雄人物故事微党课；讲解党史故事，共读红色经典。

## “书香之夜”话岭南

举办岭南文学、岭南饮食、岭南工艺、岭南书画、岭南民俗等岭南文化主题沙龙。

### 主办单位

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各地级以上市委宣传部

### 承办单位

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/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/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/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/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/全省新华书店、特色书店



快来扫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



新华通读在线 直线上购书